

119107

梅縣文史資料

景選平題

第二十八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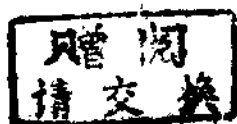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編

一九九六年六月出版

梅县文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六年六月

EA75/10

政协梅县九届文史委员会

主任：徐万忠

副主任：张小泉

委员：饶钦廉 彭钦文 程志远 李造祥
刘松文

《梅县文史资料》编委会

副主编：李造祥

编委：朱迪光 朱明 朱洪昌 刘松文
刘枫 刘添元 李玉柱 陈守升

目 录

·人物春秋·

叶剑英在“南岳游干班”	盛星辉 (1)
在朝鲜战场上的张孤梅和陈烙痕	盛星辉 (7)
在朝鲜战场上的叶松盛	盛星辉 (22)
回忆李伯球二三事	谢蔚人 (28)
深切怀念恩师徐俊鸣教授	邓观荣 (30)
爱国民主人士陈海珊	张金堂 (36)
李二何先生轶事	梁 河 (44)
华侨张煜南与两个“中国第一”	黄 勉 (48)
侨贤徐毓清传略	吴炳奎 (50)

·历史回顾·

《新华日报》韶关分销处及“五五书店”的回顾

.....	李 峰 (52)
宣传抗日的《抗战大学》期刊	李 峰 (55)
抹不掉的回忆	彭碧琴 (62)
闽粤赣边纵团政治处主任以上梅县籍人士	丘 逸 (69)
“己酉嘉应党狱”详情	谢崇德 (71)
旧时梅松交通琐谈	梁 河 (74)
柳亚子在畚坑“作庐”	吴炳奎 (77)

清代以来梅县户口管理概况	刘 枫 (79)
民国时期梅县的工人组织	刘 枫 (81)
民国时期梅县的妇女组织	刘 枫 (85)
邹韬奋与华侨	吴炳奎 (88)
梅县工商业发展梗概	欧阳英 (91)
一九四三年“北帝”巡城追记	梁 河 (94)
民国以来的消防工作	刘 枫 (96)

·文化拾遗·

宋进士古成之及象宿中学始末	古敬仁 (99)
三考杨古卜与梅州	吴炳奎 (110)
南社梅县籍社员一览表	王学庄 谢崇德 (115)
古梅州八景	古勇辉 (117)
梅县松口镇小姓贫民稗史	梁 河 (121)
李文古轶事	陈志先 (124)

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班”

盛 星 辉

1939年春，国共两党合作在南岳举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其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主任，我党派叶剑英任副主任。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以部队训练要归军训部领导为由，报请蒋介石批准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击干班”），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国民党第54军军长陈烈任政治部主任。“南岳游击干班”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基本上由汤恩伯安排。总务处长是少将彭旷高，湖北人，黄埔军校二期学生。总队长是少将戴之奇，贵州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该班的编制是总队直辖三个大队。学员是从国共两党现役军人连以上团以下的军官中调派的。1939年5月，汤恩伯调离后，由李默庵接任教育长。我党中央除派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外，还派了李涛（少将）、边章武（少将）、吴奚如（上校）、薛子正（上校）、李伯崇（上校）等担任教官，还派有几个机要警卫人员。叶剑英还兼游击战术教官。他身材魁伟，精神饱满，经常穿一套半旧灰军服和一双半旧长统马靴。他虽也讲普通话，但总是带着广东话的尾音。与同学们谈话时和蔼可亲，谈笑风生，没有半点架子。

“南岳游击干班”主要是学习游击战术，游击政工和群众工作

方法，还有领袖言行、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战时法律、经济、日本研究等课程。周恩来曾来作过题为《抗日战争的政略和战略问题》的讲演（1939年4月18日）。他精辟地分析了进行持久战和我必胜、敌必败的各种因素，深入浅出，十分透彻，使学员听后收获很大。4月19日上午，日本问题讲师鹿地亘讲了日本国内民众生活情况和反战情绪等。胡愈之、梁寒超、白崇禧、陈诚等人，也来讲过话。

约在4月下旬，“南岳游干班”全体学员又在圣经学校礼堂集会，听正副教育长讲话。首先是汤恩伯发言，大意是：友党派来叶剑英担任游干班的副教育长，帮助大家学习游击战争。打游击他们是专家，过去我们打过交道。他们几支枪，人也不多，这里打，那里打，我们老是扑空，老是被动。现在共同对付日本，我们要团结一致，学好游击战，在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下，打败日军。叶剑英接着说：我们现在在一起了，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只靠一条战线，要有正面战场，还要有敌后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后战场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战场上去，打击敌人。这次讲演，学员们感到气氛很融洽，看到了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日的新气象。

“南岳游干班”为了避免敌机空袭，利用南岳密林中山沟顺着山坡的斜度，挖成了一排排梯形座位，成为一所天然野外课堂。叶剑英主要讲游击概论、群众路线等课程。他对游击战术理论造诣很深。讲课时声音宏亮，同学们听课时好象铁碰到磁似的被吸引住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侧耳静听和忙于作笔记，课堂鸦雀无声。

他说：“游击战就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奴役、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武装斗争，这是压迫者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们没有武器，用的是大刀、长矛，慢慢地从敌人手里夺取比较好、比较多的武器弹药，来壮大自己。这种战争开始总

是敌强我弱，因此，不能死打硬拼，只能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办法。我们不愿做奴隶，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起来反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他接着说：“游击战与阵地战不同，游击战是在敌人后方进行的战斗，游击战就象神话小说封神榜中所说的，都是天兵天将，来无影去无踪，真是丈二和尚，叫人摸不着头脑。它不象正规军那样，在多方面都有补给，我们是自力更生的队伍。……游击队的战略战术是我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没有谁教我们。日本鬼子来了，大家拿起武器和它干，敌人不来就拿起工具做工，拿起锄头种地，这就是游击战争。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民群众有了觉悟，敌人一压迫，就起来，就组织起游击队，我们游击队没有兵源问题，人人可以当兵，人人都愿意当兵，这叫武装自己。因为这样，我们不愁供给，不愁没有武器，正象游击队歌词所唱的那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他又说：“游击战是只有攻击没有防守的战斗，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总的战术是，化整为零，变零为整。如果战斗对我们不利，我们就把整个的队伍化为若干三五成群的麻雀队，散布在四面八方，使敌人找不到我们的目标，以保全我们的战斗实力。如果战斗有利，我们就把分散的麻雀队集中起来，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攻击队伍，一举歼灭敌人。这里有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原则都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掌握好。一是敌人小于我时，就要吞并它，使敌人成为我们最好的运输队；二是敌人等于我时，就要各个击破它；三是敌人大于我时，就要牵制它，配合我主力军来消灭它”。

这时，往往有人提问，在兵力上敌众我寡，在武器上敌优我劣，怎能将敌人牵制住呢？

叶将军胸有成竹地笑着说：“我们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一

个五、六岁的娃娃，能把一头大水牛乖乖地牵着走。大水牛比五、六岁的娃娃要大多少倍，为什么牛能听小娃娃的指挥呢？问题很简单，只要我们抓住它的弱点，牛就会自然而然地听指挥。牛虽大，但鼻子是它的弱点，只要把绳子拴在它的鼻孔里，它就会乖乖地听指挥。我们对强大的敌人也是这样，只要抓住它的弱点，敌人也同样跟着我们转。‘声东击西’是牵制敌人的一条法宝，所谓‘声东击西’在军事上叫做‘佯攻’。我们把主力军埋伏在西方，却在东方虚张声势，扬言要攻击敌人，使敌人把西方的军力调往东方，待敌人在西方的军力薄弱了，这时我们再猛攻西方，然后我们又转移到南方或北方，使敌人防不胜防。如果碰上狡猾的敌人，按兵不动，我们的麻雀群就从四面八方攻击，扰乱敌人，挫伤其战斗意志，配合我主力军来消灭它。这样也会和小娃娃牵水牛一样，敌人会跟着我们跑的。总的说来，我们国家是一个地大人多、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国家，有开展游击战的有利条件，任何来犯的敌人，它只能占领我们的‘点’和‘线’，占领不了我们的‘面’，敌人的四面八方随时都有受我们攻击的危险，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他最后说：“你们可要注意，没有人民群众拥护是打不成游击战的。要诚心诚意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办事，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组织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群众才相信你，把你当做自己人，你才能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群众拥护的武装，那不是游击队，那是别动队、特务队”。

他这些精湛的游击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十分生动，大家听得十分亲切，若干年后记忆犹新。每当课余时间，他都要到学员队的住地来看看，因此大家都向他请教，或者回答他的询问。由于他的军事知识和工作能力超过正常人，又平易近人，很能得到学员们的热烈拥护，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旧军人懂得了如何做人和应该走的道路，不少人相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学习期间，各队都轮流到南岳山下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他们学习是紧张的，但生活也很愉快，这可从他们每天不间断的抗日歌声中反映出来。他们最爱唱的歌曲有《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歌唱八百壮士》、《毕业歌》、《在太行山上》。

他们白天听教官讲游击战术课，夜间就进行实地演习。由于训练时间短，几乎天天如是，风雨不断。1939年5月间，第1至6队毕业前夕，叶将军指挥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野外军事演习。他穿着黄呢军装，骑着一匹棕色战马，在演习前给学员作动员说：“我们前段学习了游击战，今天是在检验我们学得怎么样的，大家要人自为战，都要认真去做，不能当儿戏。……”过了几天，在大操场上，叶将军作了演习讲评，现在抗日战争进入了紧张时期，人民群众在遭受血腥屠杀，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习是不容易的，应当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民族解放、为抗日战争出力。但有的人不严肃、不认真，在演习中稀稀拉拉，这样就对不起人民，你们要当做教训，要知道平时不严肃认真学习，实战中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南岳游干班”的主要课程是游击战术，这门课的主要教员都是共产党从延安选派来的（本文开头已作介绍），他们勤勤恳恳工作和教学，但国民党军官们心怀嫉妒，经常向梁寒超、贺衷寒等人诉说共产党的“是非”，阻挠共产党人的工作。所以，“南岳游干班”里两党是有斗争的。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坚持抗日，同时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9年5月的一个晚上，第7队集合在圣经学校礼堂听演讲。先是汤恩伯讲了抗日形势，最后说：“抗日战争很紧张，现在有的人不顾蒋委员的统一指挥，只顾自己扩大势力，不打敌人，是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

叶剑英同志听后，即上台予以驳斥：“中国共产党是忠实执

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诺言的，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现在确有一些摩擦专家，阴谋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破坏抗日运动，我们共产党是坚决反对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坚持抗战到底，说到做到，决不象有些人天天念阿弥陀佛，实际上男盗女娼，尽干坏事。这无疑是两党关系紧张的标志”。

“南岳游干班”在南岳办了一、二期，1939年5月，从南岳迁到祁阳办第三期，汤恩伯调走，由李默庵负实际责任，学员一致的看法是：李默庵笑脸迎人，口蜜腹剑；彭旷高多疑妄断，死气沉沉；戴之奇虽有智谋，胆小如鼠；陈衡（第一大队队长）好吃懒做，不学无术。唯独叶剑英的评价极高：实事求是，为国为民。

（参考《湖南文史》26辑 109—117；四川《富顺文史资料》39——41。）

在朝鲜战场上的张孤梅和陈烙痕

盛 星 辉

张孤梅（1910—1969），广东梅县人。他于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教导员兼队长，1支队特务营教导员，新四军联合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1师1旅3团政委，1旅教导队政委，苏中军区泰兴独立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政委，泰州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县警卫团政委，苏浙军区第4纵队11支队政委，华东第1纵队1旅2团政委，1旅政治部副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7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解放军23军69师政委、后兼代师长，23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他于1952年入朝，任志愿军23军政治部代主任、主任，参加了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本文将介绍他在朝鲜的战斗经历。

陈烙痕（1917—），广东梅县人。他于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并参军，经历过皖南事变。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指导员，军部总兵站教导员，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代科长，新四军司令部人事科科长，1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6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9支队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华中第8纵队68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华东第4纵队10师30团团政委，10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67师政委。

他于1952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23军67师政委，23军干部管理部部长。在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本文将介绍他在朝鲜率部参战的经过。

（一）从杭州湾到元山港，上好防空第一课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辖67师、69师、73师。1950年朝鲜战争发生后，张孤梅任23军政治部主任，陈烙痕任67师政委。朝鲜战争发生时，第23军正在浙江嘉定地区进行紧张的解放台湾的渡海登陆作战训练。张孤梅与陈烙痕以军人特有的职业敏感，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局和祖国的安危，预感到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场较量即将到来。为了使部队适应由和平环境转入战争，由国内环境转入出国作战的战略转变。他俩针对部队任务的需要，即组织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他俩组织军、师政治机关人员对部队的思想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当时发现部分指战员对“该不该打”、“打了会不会引火烧身”、“能否打得赢”等问题还存在不少疑虑时，便立即和政治机关商议对策，采取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措施：首先在连队中开展深入的政治思想活动，反复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及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消息，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强化指战员的全局意识与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其次是利用各种宣传形式，组织部队围绕“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其纸老虎的本质”等基本问题，展开群众性的大讨论，使指战员作好入朝思想准备，提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与勇气，纠正和澄清指战员思想中的各种错误想法及模糊认识，使指战员时刻保持求战的高昂情绪。

1952年8月中旬，部队由浙江嘉定启程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9月5日，部队经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于10月1日抵达元山西南之丛浦里地区，属志愿军9兵团指挥。元山位于朝鲜中部，是东海岸的重要港口，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第23军进入元山地区，担负海防战备和构筑野战防御工事的任务。在兵团召开的各军交接防务会议上，确定23军的任务是接替20军防区，担任东海岸之防御。在接防中，张孤梅和军的首长，详细听取了第20军关于作战、行军、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多方面的经验介绍，然后协助军首长迅速组织部队完成了交接工作。

第23军立即构筑元山以南古南山地区的坑道和永备性防御阵地。当时存在三大困难：干部缺乏经验，部队新成份多，工具不足。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张孤梅组织政治部干部深入基层，号召人人动脑筋，个个找窍门，大搞发明创造，猛攻施工难关，开展提倡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运动。工具不足，就自设小铁匠炉，搜集各种哑弹、弹片和废铁，制造工具和器材；缺少炸药，战士们就将敌人投掷下来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去掉引信，取出炸药用于爆破。由于指战员边干、边学、边总结，至11月，坑道工事掘进800余米，赶上了老部队的施工进度，对巩固东海岸的防御起了积极作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依靠空中优势对我前线和后方肆无忌惮地进行轰炸扫射。根据这一情况，在安东集结时，陈赓便对全师指战员重点进行防空教育。在从鸭绿江至元山千里进军中，他就注意组织部队进行防空训练，利用地形地物疏散隐蔽，实行灯火管制和进行伪装，建立各级组织的空情观察网。这些方法是被动的，但在防空活动中还有一定的效果。自1952年10月至年底，67师在朝鲜东海岸战备施工、训练期间，他们师就是利用这些方法对付每天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大批美机的轰炸、扫射，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部队的伤亡，保证了施工与训练任务的完

成。

工作是复杂的，经验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在东海岸施工期间，配属 23 军的高射炮营打下 1 架美机，飞行员跳伞降落在 67 师 199 团工地上，该团部分连队去捉拿时，敌直升飞机临空，放下软梯，接走了飞行员。在场的指战员不知敌人在干什么，还一个劲地喊防空。由于人们手中只有工具，没带武器，只好慌忙躲起来。按规定，部队执行任何任务都是要带武器的。这些都反映了部队战备观念的淡薄，67 师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也在陈烙痕心中引起了震撼。

从这一事件发生的教训中，陈烙痕深深感到对部队进行现代兵种知识，特别是防空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在部队冬季整训中，乃将防空教育列为重点之一。经过冬季练兵，部队的防空观念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他还与刘春山师长等领导研究，要使用轻重机枪、步枪与高射炮火一同开展对空射击，并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以后的施工和“三八”线的防御作战中，约在 7 个月的时间内，全师击落各类敌机 87 架，击伤 103 架，给予了空中强盗以严厉的惩罚。第 201 团 4 连，不顾敌人猛烈火力的封锁，将跳伞降落在缓冲区的美空军 58 战术战斗机联队副队长爱文斯上校生俘。这是俘虏的美国最高军衔的飞行员之一，受到了上级表彰。张孤梅积极通报 67 师群众性的对空斗争经验，在 7 个月中，全军击落击伤敌机 434 架，生擒美国飞行员数名，受到志司、兵团的表彰。

（二）开赴三八线，参加防御战

1952 年 12 月中旬，第 23 军奉命从东海岸开赴第一线战场，接替第 38 军的防务。为了适应第一线作战的需要，军长钟国楚组织了团以上干部到 38 军学习，张孤梅与陈烙痕积极选派干部

参加，为执行第一线作战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第23军接防后，经军党委研究作出了布置，军的右翼为主要防御方向，以抗击敌人向五里亭、温川洞方向的进攻，保障开城的侧翼安全，并与友邻部队共同控制平康接合部。军的战斗部署为两个梯队，以67师为第一梯队右翼师，69师为第一梯队左翼师，73师为第二梯队。军的右翼为防御重点，因敌人是美军主力第7师，地势坡度较缓，敌我阵地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左翼为南朝鲜军第2师，地势为易守难攻的高山，左翼东北方有一蓬莱湖水库，水储量较大，如堤坝被毁，将影响敌之行动。可见，右翼为敌攻击重点。

67师接替38军113师防务。防御阵地位于铁原西北的驿谷川南北两侧，防御正面西起将军洞，东至上加里。为确保军主要防御方向的稳定，师长刘春山与政委陈烙痕在师党委会上提出，全师成两个梯队布署，199团为师第一梯队左翼团，201团为师第一梯队右翼团，200团为第二梯队。防御重点在右翼。

第23军接防时，正值停战谈判中断之际。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等人曾到朝鲜视察，声称要用军事办法解决朝鲜战争。据此，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做好一切准备，防敌冒险进攻。23军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专门召开了会议，张孤梅根据会议的内容，概括成“坚守阵地，站稳脚跟，抓紧时间，做好粉碎敌人冒险进攻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军党委的号召作为对全军指战员的要求。

为了贯彻落实上级的号召，刘春山、陈烙痕率领机关人员组织各级干部熟悉地形，侦察敌情，制定和审查作战方案，组织部队加固阵地，囤积作战物资……师领导还经常深入基层，指导连队做好工作，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对前沿的支撑点尤为重视，除督促做好物质准备外，还要求第一梯队要挑选过硬的连队担负这些关键部位的坚守任务。陈烙痕特别重视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好党

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战时发展党员的工作，保证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之调动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23军自上阵地起至2月底，第一梯队先后挫败了敌人营以下兵力对下朔谷南山205高地、395·8高地，300高地等前沿阵地的18次进攻，守住了阵地。这些战斗，锻炼和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斗力和战术水平。其中特别是芝山里以南205高地（丁字山）战斗是准备最充分、打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下文将作详细的介绍）。

（三）丁字山战斗为艾森豪威尔“献礼”，为范佛里特“饯行”

中线铁原以西偏北约40公里的城山芝山洞西南的205高地，我军习惯地叫“丁字山”，敌人则叫它为“T形山”，因它的形状象颗钉子，直插敌人的阵地。正如我军守卫在高地的战士们所说：“我们这颗钉子把敌人的心脏活活地钉住了。”对于这颗钉子，敌人自然时刻都想拔掉它，所以大仗与小仗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个阵地上的战士们，对于这种三天两头的打仗都已习以为常了。所以，不管敌人进攻时变换什么花样，其最终结果仍然是照样地滚下山去。守卫“丁字山”的就是23军67师201团第1连。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范佛里特担任美国第8军军长，在朝鲜前线指挥其地面部队作战近两年时间（1951年夏至1953年夏）。在这段时期内，他把成千上万的士兵送上火线当了炮灰，但换得的却是“有限目标攻势”、“秋季攻势”、“伤心岭”、“老秃山”以及“上甘岭”……这一连串举世闻名的败绩，华尔街的主